

南

腔

北

调

南

腔

调

龚
焰
祥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

腔

调

龚
炤
祥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再版编目(CIP)数据

南腔北调/龚焰祥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9

ISBN 7-220-05180-8

I. 南... II. 龚... III. 戏曲—唱腔—汇编

IV. J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1743号

责任编辑 陈小梅

封面设计 陈小林 宋果 王宇

技术设计 古蓉

责任校对 伍登富

书名 南腔北调 NANQIANGBEIDIAO 龚焰祥 著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印刷 都江堰九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4.125

字数 60千

版次 200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20-05180-8/J·404

定价 12.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玩友

歌唱发烧友龚炤祥是何许人也？只闻其声，未见其形，素昧平生，遑言神交？我只从他寄来的自荐文章中窥测鸿爪。原来此君不仅唱歌发烧，并且填词成瘾。玩玩“卡拉OK”不过时尚娱乐，大众文化；锤炼格律诗词，则是阳春古调，今人多不会弹。难得此君多才多艺，雅俗两通。更加引起我共鸣者，他对历次摧残人性的政治运动犹有切肤之痛。逝水不绝，反思如潮，流溢于自述家事之字里行间。同是受害人，何必曾相识。这一因素促使我接受邀请，欣赏他几曲清歌，挥写我一点感受。

四川俗话：“没带金钢钻，怎敢划玻璃？”发烧友敢出歌带，必有几套拿手段子。果然，一小时高唱低吟，二十二首南腔北调，悦耳，好听，有情，有味。歌喉天赋甚好，歌咏技巧亦佳，算得上业余歌手佼佼者。单凭听觉，我的脑海浮现出流行歌星、时髦帅哥、大胡子壮汉之类模样姿态，很难想像其人已是年过半百了。从他的苦难家史看来，岁月留给他的，应是满面风尘。然而，改革开放回

黄转绿，使他破涕为笑。唱一唱，乐一乐，贻养丹田，重返青春。

从前，我也爱哼歌曲。二十年来忙于写作，三天不唱口生。演员出身的鄙人变为歌咏外行，而文艺圈外的龚炤祥先生却出了自娱歌带。过去，川剧界有个口诀：“玩友出唱功。”艺人台上表演，要求唱、做、念、打兼备。玩友台下自娱，无须眉眼身手步伐，单纯致力清唱，所以更能练出唱功高手。旧社会艺人多是贫家子女，为生计所迫，沦入梨园。玩友则因嗜好戏文，削尖脑袋钻进“围鼓”过把戏瘾。从这层意思讲，玩友比艺人的戏瘾更大。再站高一点审视：旧时玩友大抵囊中殷实，至少不愁吃穿，才有闲情逸致投入赏心乐事。如今“卡拉OK”普及城乡，发烧友遍布南北，是不是国人已从普遍贫穷发展到多数温饱的标志呢？

小康出玩友，玩友出唱功！

祝愿小康人家增多，玩友队伍扩大。我也助兴，发烧一回，学唱几曲“卡拉OK”吧。

1999年2月8日速成

一. 前 言	(4)
二. 自唱自说	(18)
(一) 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	(18)
(二) 黄梅戏《互表身世》	(20)
(三) 黄梅戏《满工对唱》	(23)
(四) 京剧《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25)
(五) 京剧《浑身是胆雄赳赳》	(27)
(六) 京剧《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	(29)
(七) 京剧《管叫山河换新装》	(31)
(八) 京剧《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32)
(九) 越剧《红粉高墙锁真龙》	(35)
(十) 川剧《花田写扇》	(38)
(十一) 豫剧《前腿弓, 后腿蹬》	(41)
(十二) 评剧《来到书房》	(43)
(十三) 粤剧《分飞燕》	(45)
(十四) 锡剧《双推磨》	(47)
(十五) 评弹《庵堂认母》	(49)
(十六) 沪剧《春二三月草青青》	(51)
(十七) 沪剧《开方》	(53)
(十八) 沪剧《别梅》	(55)
(十九) 沪剧《花盟》	(57)
(二十) 沪剧《问叔叔》	(59)
(二十一) 歌曲《梅花三弄》	(62)
(三十二) 歌曲《纤夫的爱》	(64)
三. 重返青春	(66)

前言

《南腔北调》二十二首唱段，出自一位戏坛名不见经传的业余者之口，演唱水平如何，尽可见仁见智。窃以为有一点毋庸置疑，这盘唱碟，其实是份大拼盘，涉及京、越、梅、川、评、豫、粤、苏、锡、沪等十种戏曲。这等胆大妄为者，当今恐怕罕见。

列位看官不禁要问：是何方狂徒如此肆无忌惮，干出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勾当？是谁家生猛小厮这般张扬放肆，居然不怕戏曲行家们笑落门牙？是哪位“新新人类”恣意强扮“酷”相，故作深沉弄出这盘超伪“酷”唱？

且容在下从实招来：此事乃敝人所为。敝人者，不过是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一凡夫，投身的职业同“吹、拉、弹、唱、舞”毫不相干，担当的角色同“生、旦、净、末、丑”素不沾边，社交的圈子同梨园“编、导、演”从不搭界，一句话，是真资格的“风马牛不相及”也。

这就未免更使人觉得荒谬了；谁不知道

眼下的音像市场追求的是新奇，讲究的是刺激，流行的是时尚。君不见任何一家音像制品商店的货柜上，那些戏曲唱碟磁带从来都是乏人问津，大多灰头土脸地被置于最冷僻的一角，何曾像流行歌曲那样风光？何曾有过销售排行榜这一说？而你作为圈外的无名鼠辈算作老儿，竟敢逆潮流而蠢动，不看风水，不顾行情，不务正业，不在自家屋头潜心面壁苦修正果，偏要削尖脑袋窜到别家田地里撒野发疯，乱唱乱吼乱点乱评，自言自语自吹自擂。更没名堂的是尽唱些令当今小青年一听就烦的戏曲劳什子。莫非老兄真是北京人称之为“傻冒”，上海人鄙之为“憨大”，四川人讽之为“瓜人”一个？

列位问得有理，在下炮制《南腔北调》，确系怪招一着，别说旁人莫名其妙，其实怪得连自己都始料不及。可毕竟万事皆有起因，诚如当年伟人所言：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反复思忖，扪心自问，之所以自不量力忽发奇想，醉心于十种戏曲唱段的录制，

既非走火入魔误陷歧途，也非装腔作秀附庸风雅，更非老年痴癫搭错神经。而多半是因为患上了一种自以为可爱而别人或许认为可笑的“童心突发症”的缘故。

此症细细寻脉溯源，似发端于少年时代受戏曲音乐的熏陶、暗结珠胎孕育而成的一点艺术悟性。

说来话长，那时本人刚读高中，由于家中添置了一台老式收音机，使我从此每天能有心或无意收听到各类音乐、戏曲等广播节目，原本平静刻板的课余时间顿时变得丰盛鲜活起来。我不仅经常陶醉于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的悠扬旋律之中，被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名曲着迷得时时恍若梦幻一般；还不知不觉一不留神地熟悉了各种戏曲的唱腔旋律。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家流派唱段曾使我大饱耳福，偶尔兴起，也会情不自禁地哼上几嗓——只是东鳞西爪地随意吟唱或不着边际地即兴发挥而已——毕竟当时从未刻意记住

过哪一首唱词，更未曾有心学唱过一曲完整的唱段，对于戏曲唱腔的一切感悟均发生在漫不经心的懵懂状态之中。直到毕业那年，班主任在撰写期终鉴定时，除了表扬我“学习成绩一贯优良”外，还特意加上了一句“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的评语，这可算是我当年受益于艺术熏陶感染而留下的惟一佐证了。

十六岁进大学后，承蒙老师和同学们的厚爱，我连年担任班级文艺委员及后又兼任系学生会主席。正是冲着这两个虚头衔，不免滋长了一股虚荣心，在攻读数理化之余，时常心血来潮，以匹夫之勇在业余舞台上乱使拳脚：独唱、演奏、话剧、朗诵乃至相声、口技、山东快书等表演，我均曾多次上阵，可谓胆大包天，风头与洋相同时出尽。在尝试诸多表演艺术形式时，却因着演出条件的局限，惟独不曾涉足过戏曲——惟一的例外，是曾以笛子和二胡为邻系的上海女生演唱越剧味的《采茶舞曲》和沪剧《罗汉钱》选段作过伴奏。

从学校毕业后，我来到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先是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虔诚地经受阶级斗争的严峻磨炼，纯真地坚持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年后回原单位又废寝忘食地投身于生产调度技术员工作，连篇累牍地在报刊发表充满幼稚激情的诗歌与政论文章，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国家部门调我上京工作的机会，一门心思地想在基层干出一番事业。兴许是这将近三年的突出表现，支部和总支先后顺利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只待党委履行批准手续我即可成为本单位八年来的第一个新党员。正当我为自己的一帆风顺而踌躇满志之时，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突然肆虐神州大地，迅将满怀赤诚之情偏又未谙世事的我抛入攀援无望的深渊峡谷。

作为修正主义苗子兼所谓老保总头目，我被批斗近三年之久，待到好不容易爬出十八层地狱而苟延残喘时，却发现一切“抓革命促生产”的岗位已无本人的立锥之地，

只能受命充当一名替补收发混天过日打发青春时光。在百无聊赖之际，便将哼唱样板戏作为避难“革命运动”填补心灵空虚的疗伤手段。

当时遍布神州每个角落的所有高音喇叭，天天都向百姓免费倾销着两种生活必需品：充满火药味与最高指示的革命大批判文章，以及歌颂“高、大、全”英雄人物的革命样板戏。正巧我所在的单位里潜伏着三四位建国前的京剧老票友，兴许是受到大革命气氛的感染，抑或是不甘寂寞的心态作怪，这班好事者竟自发邀集人马排练起《沙家浜》全剧，尽管他们多是些未参加造反组织的逍遥派，可毕竟排练样板戏是响当当的革命行动，从而使这一“阴谋”在红色革命政权的默许下，能够堂而皇之地很快“得逞”。

不料排练伊始，头号英雄人物郭建光的饰演者自感力不胜任而决意让贤。由于他和琴师等人的力荐，使蠢蠢欲动的我得以半推半就混入革命英雄队伍，赤膊上阵，一举窃

取了“新四军指导员”的重要职务。更没想到公演后居然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正忙于调整“红色政权”新班底的造反派头目们终于被这“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惊醒，惟恐我这右派翻天，于是全剧仅演出了五六场即被勒令停演，草台班子也顿作鸟兽散。

弹指一瞬，时光匆匆飞驰二十余年。沧海桑田，地覆天翻。

欣逢改革开放盛世，借经济昌盛、科技腾飞、文化繁荣、生活提升之东风，“卡拉OK”应运而生，神州掀起了一场近乎于全民性的歌咏运动。各种版本的歌曲唱碟似涛涌浪迭铺天盖地而来，在浩如烟海的曲目中，常会邂逅一两首久违的戏曲唱段，使我像海滩的拾贝者时时感到意外的惊喜，不仅唤醒了尘封多年的记忆，更使沉寂已久的文艺细胞忽然从“植物人”状态中苏醒……

毕竟吹拉弹唱曾是少年时代的一种爱好，尽管如今青春不再，一去不返，所幸童心未泯，激情尚在，底气残存，嗓音稍健，只

是也多了好些嘶哑味，平添了几分沧桑感。我一时技痒难忍，便将家中的“卡拉OK”设备全部独霸，在繁忙的公务之隙，见缝插针活学活唱，自娱自乐，借以松弛神经，消疲释倦。对外则刻意拒绝任何张扬，更无闲情逸致登台表演。只是偶尔在同业圈内公务会议的联欢活动中，不幸被好事者当众揭发，实在抵赖不掉才被迫露一小手，反响往往超出自己的预料。心中窃喜之余，经不住几位朋友一番“惟恐天下不乱”的鼓动，便萌生了自出歌集的邪念。在去年生日之际，我终于破天荒地迈进了录音棚，麻起胆子、提起虚劲录制了十八首歌与戏兼而有之的CD唱碟（详见本书所附《重返青春》）。

初版的唱碟仅在亲朋圈内赠送了极少量。幸蒙各方错爱，反响颇为热烈，尤感意外的是几位晚辈后生对我的某些通俗歌曲也不乏溢美之词。然而我在欣喜之余，并未失去自知之明，毕竟岁月长河对人生的冲刷磨砺是最无情、最残酷不过的了，与血气方刚

的当年相比，嗓音条件早已江河日下，对于戏曲演唱时有难以藏拙之感，对于歌曲演唱更有力不从心之叹。于是这次打算再版并拟公开发行之时，决心忍痛割爱，调整内容结构，改出戏曲专辑（仅保留两首歌曲权作点缀）。这样一来便增添了许多工作量，绝大多数曲目需要重新录制，其中多数又从未唱过，必须临阵磨枪，从头学起。而最感无助与无奈的则是身不由己，录音时间难以自主支配，只得忽录忽停，时断时续，一拖再拖，成了名副其实的“胡子工程”。

所幸如今总算划上句号，《南腔北调》终于粉墨登场。若拔高审视，或可以自吹自擂，上网为弘扬中华精神文明的具体行动；若微观剖析，不妨实话实说，可算是开发自身残余潜能的勇敢尝试。有感于此。特赋《江城子》一首，聊作纪念。

霜鬓突发少年狂。

录宫商，

喜洋洋。
流水行云，
潇洒任徜徉。
长啸低吟先自醉，
歌胆壮，
应无双。

流金岁月近斜阳。
看沧桑，
有弛张。
心洗浮华，
坦荡对炎凉。
谁处人生无胜景，
怡雅韵，
又何妨！

同有大量青少年歌迷拥趸的流行歌坛相比，现今的戏曲舞台颇显冷寂落寞。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对于慢腾腾而程式化的表演与唱腔，早失去了欣赏的耐心和

口胃已是不争的事实。戏曲出路在于改革创新,当在情理之中。不少剧种的剧作家与艺术家近年来矢志不渝尽显神通,作了许多有益探索,也取得了某些突破。然而市场的取舍终究有其自身的铁定规律,纵然你有天大本事,乃至将“推陈出新”的功夫做到极致,可面对观众多变的挑剔选择,面对无可回避的票房挑战,戏曲仍将在长期内无法同流行歌曲、影视剧争宠。好在艺术世界的多姿多彩要靠各类艺术品种共存同荣的健康生态来维系。真正的艺术精品,其闪光点与生命力往往需经受时间的验证,不可依据一时的热闹或冷清而贸然论定。文化产品固然也需要面向市场,可它的市场属性毕竟有别于物质产品,不能简单地等同看待。君不见,现今绝大多数的中青年都对古典诗词不屑一顾,可这丝毫也不影响唐诗宋词的名篇佳作在中华文化中的瑰宝地位。

在这层出不穷充满着新奇诱惑的文化消费的多元世界里,戏曲的繁荣鼎盛已成为昨